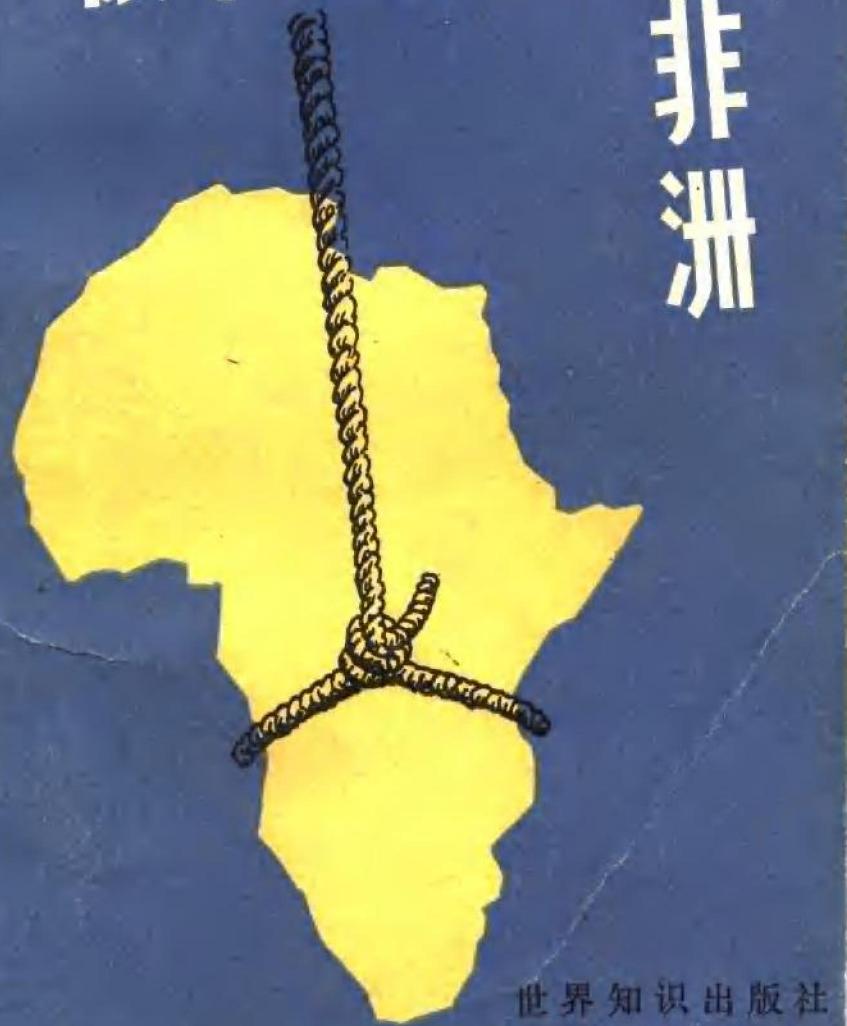


〔法〕 勒内·杜蒙
玛丽一弗朗斯·莫坦

被卡住脖子的非洲



世界知识出版社

René Dumont
Marie-France Mottin
L AFRIQUE ETRANGLEE
E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80
根据巴黎瑟伊出版社1980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胡尧步
封面设计：丁 品

被卡住脖子的非洲

(法) 勒内·杜蒙 玛丽—弗朗斯·莫坦 著
隽永 纪民 晓非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戏剧出版社印刷厂排版

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9.5 字数：204,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3003·1652 定价：0.85元

译者的话

六十年代初，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杜蒙教授根据所见所闻，针对非洲国家独立后的经济发展问题，在1969年发表了题为《黑非洲步入歧途》的著作。书中指出，由于黑非洲一些国家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建设方面起步错了。该书的论点引起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不满，禁止该书在黑非洲一些国家发行，禁止作者到他们的国家访问。一场激烈的争论，还迫使法国政府撤消了杜蒙教授在非洲行动基金机构的职位。

可是，在该书出版十八年以后，坦桑尼亚的尼雷尔总统和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共同邀请杜蒙教授访问他们的国家，进行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事情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1980年4月，塞内加尔的桑戈尔总统在接见杜蒙教授时道出其中的奥妙，他说：“我应当承认，起初我对您批评得很厉害。今天，我不得不承认是我错了，还是您对。”在这次访问中，坦桑尼亚总理索科伊内对杜蒙教授说：“他们将卡住我们的脖子。”这就是本书出版的来龙去脉和书名的来源。

杜蒙教授出生于1904年3月，是法国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曾任法国农学院、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研究，有专著多种，主要著作有：《我们正在走向饥饿》（1965年），《黑非洲步入歧途》（1969年），《受压榨的农民，被毁坏

的土地》（1978年）等。他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来我国访问，发表过介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的文章和著作。《被卡住脖子的非洲》一书的出版，对了解非洲及其经济发展情况会有所裨益，同时，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也会有所启发和借鉴。

晓非 1983年1月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为了自己的宏图和荣光，奴役其它民族，并阻止其它民族的发展；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以“精神冒险”作幌子，扼杀了几乎整个人类……。

在不发达国家历史中，资产阶级阶段毫无必要。当资产阶级将来被自身矛盾消灭和毁掉时，人们会发现，自从独立以来，国家无所建树，百废待兴，一切从零开始。

弗兰茨·法农：《饥寒交迫的奴隶》

献给热带非洲终年顶水背柴、被人遗忘的农妇。

献给终将成为非洲希望的、生活在农村和贫民窟中的青年。但愿他们不会任人扼杀。

目 录

序言一	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勒内·杜蒙	(1)
序言二	我所了解的非洲二、三事	玛丽一弗朗斯·莫坦	(5)
第一章 受压迫、受掠夺、受玷污的非洲			
一、	黑非洲步入歧途		(10)
二、	法国的责任		(13)
三、	对第三世界的掠夺		(16)
四、	欧洲共同市场赐予的“恩惠”：第一个 洛美协定和第二个洛美协定		(17)
五、	联合国与“发展”		(20)
六、	国际经济新秩序		(23)
七、	石油危机勒紧了脖子		(24)
八、	第三世界被称作“不发达国家”，但我们 “发达国家”却在毁灭地球!		(26)
九、	西方的文化统治		(30)
十、	“外援”与非生产性资本加强了 非洲的依赖性		(32)
十一、	日益不平等的社会，遭到破坏的环境		(33)
十二、	粮食生产衰退，营养不良和粮食 进口现象日趋严重		(34)
十三、	向四面扩展的城市：失业与犯罪		(36)
十四、	南非：可怕的威胁		(37)

十五、种族隔离使非洲人“名誉扫地”	(38)
十六、南北对话、三方对话、勃兰特委员会	(40)
十七、重新考虑我们的“文明”	(42)
十八、贫穷的非洲日益困苦，第三世界 越来越贫困化	(43)

第二章 赞比亚：铜的厄运

一、支离破碎的赞比亚	(46)
二、前殖民时期的自给自足的无阶级社会	(48)
三、殖民主义寻求劳工：农村的不发达状况	(50)
四、白人占有了最好的土地	(51)
五、铜和城市：畸形“西方化”的阶级社会	(52)
六、独立后西方化更为严重：非生产性城市	(54)
七、拙劣地模仿西方的发展模式	(56)
八、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失败	(58)
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59)
十、困惑的农村、一切匮乏	(61)
十一、如何使农业“现代化”？	(65)
十二、“美国式”的养猪养鸡业	(68)
十三、事事拖拉，机器失灵	(69)
十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财政部的沉重打击	(70)
十五、军事化农业的破产	(72)
十六、滥伐森林，土壤侵蚀 受到 威胁的环境	(73)
十七、正在扩大的城乡差距	(76)
十八、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78)
十九、奴化学校	(80)
二十、特权自中学开始，大学里更为严重	(82)

二十一、卢萨卡，不断增长的非生产性………	(85)
二十二、工厂需要劳动力，更需要资金………	(88)
二十三、准国营公司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89)
二十四、赞比亚走投无路………	(92)

第三章 掌权的少数特权人物还能维持多久？

一、谁是特权人物？………	(95)
二、特权越来越多………	(97)
三、礼仪和威望最重要………	(99)
四、大医院的声誉 ……	(100)
五、举棋不定的教育改革 ……	(103)
六、第三个计划：将愿望当作现实的一览表 …	(106)
七、“集中”村的失败 ……	(110)
八、建立范围确定的、有组织的、专人 负责的、切实可行的村庄实体 ……	(111)
九、1979年秋季在卢萨卡 ……	(114)
十、一份在政治上无法接受的报告 ……	(117)
十一、失败的总结 ……	(118)
十二、有无复兴经济的政治意愿?………	(120)

第四章 坦桑尼亚：乌贾马村的理想

一、尼雷尔，他的理想和我们的理想 ……	(125)
二、千差万别的坦桑尼亚 ……	(129)
三、新殖民主义的开端 ……	(130)
四、阿鲁沙宣言，非洲的巨大希望 ……	(133)
五、《社会主义与农村发展》阐明了 乌贾马村的特征 ……	(135)
六、鲁伍马协会的兴衰 ……	(137)
七、乌贾马村流年不利（1969—1973） ……	(139)

八、十分专横的“村庄化”	(141)
九、根本性错误：村庄太大	(144)
十、在村庄里	(147)
十一、在田间	(151)
十二、权力归村庄	(154)
十三、一些成功的乌贾马村	(159)
十四、被遗忘的农村妇女	(161)
十五、普及初等教育：人人受教育	(167)

第五章 坦桑尼亚社会主义的困难

一、马萨伊人，草原的主人	(171)
二、人们将他们称作“专家”	(175)
三、载畜量过大和沙漠化，滥伐森林， 水灾和土壤侵蚀	(179)
四、主要依靠进口物资的农业现代化	(182)
五、办国营农场还是改善农民的条件？	(184)
六、种玉米和豆子，还是种棉花买小汽车？	(186)
七、纠正草率的村庄化的错误	(188)
八、畜牧业：用牛代替拖拉机	(190)
九、应当优先发展适合的工艺技术	(192)
十、第一次和第二次农业革命：不能本末倒置…	(194)
十一、小畜牧业不容忽视	(195)
十二、优先发展的小型水利工程	(197)
十三、经济状况十分困难	(199)
十四、尼雷尔承认困难：《阿鲁沙宣言 发表十年之后》	(202)
十五、如何摆脱贫后状态？	(203)
十六、社会主义还是官僚主义？	(205)

第六章 西非正在变成荒漠，正在陷入新殖民主义的泥坑

- 一、萨赫勒地区不能把一切归咎于旱灾 (209)
- 二、塞内加尔的卢加—卡约尔地区
 - 正在变成沙漠 (211)
- 三、塞内加尔河的治理 (218)
- 四、小联社自力更生 (222)
- 五、大型水坝 (224)
- 六、理夏·托尔的食糖和农工企业
 - 占地的危险 (225)
- 七、大规模种植蔬菜的布德公司的倒闭 (227)
- 八、大家族依靠花生合作社仍居支配地位，
而农民食不果腹，负债累累 (229)
- 九、塞内加尔廉价出售财富 (233)
- 十、能否避免陷入新殖民主义的
从属地位? (234)
- 十一、特权和浪费使萨赫勒地区变成
荒漠和闹饥荒 (238)
- 十二、象牙海岸农业“奇迹”的真相 (240)
- 十三、几内亚比绍：阿米卡尔·卡布拉尔
和悄悄恢复殖民化的尝试 (245)
- 十四、佛得角“防止荒漠化的顽强斗争” (251)

第七章 公元2000年，受掠夺、受剥削、“被卡住

脖子的”非洲将成为饥饿大陆吗？

- 一、二个发展十年：二十年的失败 (260)
- 二、如果这种“虚假的发展”继续下去，
非洲将深罹其难 (264)
- 三、意识形态的破灭 (268)

四、第三世界的饥饿要求其它的方案	(272)
五、以农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草图	(275)
六、贫民区应该怎么办?	(278)
七、我们的责任:将权力给予农民和乡村	(279)
八、挽歌	(282)
九、贫困:戏剧和自由	(284)
十、这就是“文明”吗?	(287)

序言 一

我们应该承担责任

《对非洲的巧取豪夺》、《非洲人的非洲》、《非洲的赌注》、《五十个非洲国家》、《被出卖的非洲》、《失望、困惑的非洲》……，有关非洲的书不胜枚举，但是我们宁愿采用爱德华·索科伊内^①的一句话作为本书的标题。1979年8月中旬，当我们和他离别时，他神色黯然地对我们说：“他们将会卡住我们的脖子”。当时，玛丽一弗朗斯·莫坦和我刚刚在坦桑尼亚的一些地区、县、村庄转了四个月。在此之前，我们曾跑遍了整个几内亚比绍。我个人过去还多次研究过西非的许多国家。这次继坦桑尼亚之后，我们又于1979年8月至1980年1月在赞比亚，于1980年3、4月间在塞内加尔和佛得角做了类似的调查工作。

我们首先要感谢各位国家元首和部长——我们就是为他们做这项研究工作的，特别要感谢坦桑尼亚的朱利叶斯·尼雷尔、索科伊内和马克维塔以及赞比亚的肯尼思·卡翁达总统，感谢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方便条件，尤其要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因为，尽管他们的困难越来越多，我们却依然能够进行很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技术、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的）讨论。同最高领导人、同政府、党和行政部门人士进行的讨论是这样，在各个地区或各省、县、甚至于

^① 坦桑尼亚总理。——译者

在村庄里的讨论也是这样。会见非洲男女农民，这些当代真正的无产者确实令人激动万分。可是，平时，只有在他们快要饿死的时候，人们才会提到他们。目前，还只有少数外国人能够同他们这样交谈。

因此，我们能够深入地批评他们的农业政策、乡村政策和其它的一般政策。这当然是建设性的批评。他们特意要求我们自由地和盘谈出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知道在自己周围^①有相当一部分人会对此不满。事实也果然如此。

1914年10月，我年方十岁^②，住在位于前线的阿拉斯城。在战争期间，我经常听到休假官兵的怨言，可是后方却依旧寻欢作乐。当时，由于军人的愚蠢和欧洲执政者的失职，士兵们遭受到可怕的痛苦和屠杀，但后方对此却无动于衷。欧洲在这次战争中失去了它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毫不值得惋惜。

1980年，我们又陷入另一场完全不同，却又同样可怕的世界战争之中。前线就在热带国家的农民那里，就在贫民窟^③中。深受贫穷、压迫、剥削之苦的、徬徨失措的乡下人，越来越多地逃到贫民窟里去“避难”。那里的儿童每年要死掉几百万，他们就算不是生活在地狱中，但日子过得十分悲惨。我在加尔各答的人行道上就曾看到过地狱般的惨状。

对于这种可怕的贫困现象，我们首先承担责任。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就是对前线的痛苦无动于衷的新后方。我们的生

① 在赞比亚，几乎所有总统周围的人都对我们的批评不满。在坦桑尼亚，许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内，仍在为既定的观点辩解。两国准国营机构的经理们对这一批评普遍不满。

② 除序言二以外，书中“我”均指勒内·杜蒙。

③ 关于德黑兰、加尔各答、曼谷、香港的贫民窟的情况，可参阅吉耶博德所著《亚洲游记》一书，1979年瑟伊出版社出版。

活穷奢极侈，早已超过了我们的小小星球的能力和有限的财富。我们正在过快地耗尽不能更新的能源和矿藏。由于要种植破坏土地肥力的作物，由于要制造迅速浪费掉的纸张，我们正在毁掉世界上的森林。我们像一名拙劣的巫师一样，一面在增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一面却又不能测定它对气候造成的损失。等到我们能够弄清楚的时候，大概已为时晚矣。

工业革命开创了现在人们称之为发展的进程，随后又出现了大众消费社会，它同样是一个推销可消耗资源的大型廉价市场。尤其是自1946年以来，根据石油将越来越多、价格将越来越贱的假设，我们发疯似地搞城市化，私人小汽车成了生活必需品，从而使各种浪费现象发展得更快。这就导致了一种完全反常的假文明，导致了这种快乐的社会的毁灭。然而，维·维·罗斯托^①和赫尔曼·卡恩却许愿说，只要第三世界的“落后国家”顺从、有耐心，全世界都能达到这种“生活水平”。

这种说法不是罪恶的谎言，至少也是有罪的无知。发展已给世界历史带来最严重的破坏，带来比最近两次世界战争更为疯狂的破坏。军备在浪费着最优秀的专家的精力，浪费着最丰富的矿藏和日益减少的能源^②。世界上的饥馑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只要将世界财富分配得稍微公正一些，只要建立起一个经过重新考虑的经济体系，使它能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劳动，以满足全球居民的基本需要，我们就有可能在几年之内消灭饥馑。但是，我们的文明的特征，首先就是越来越不平等。“发达国家”的浪费现象是不能普及

① 维·维·罗斯托，1916年生，美国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在肯尼迪任总统期间曾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译者

② 1980年一年即达五千亿美元。

的，我们的地球负担不起。这种浪费以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日益贫困为基础。我们傲慢地自称为自由世界，并妄言生活“民主”。对国内来说，这已值得商榷，对国外来说，则纯属虚伪。我们首先是剥削穷人的剥削者，我们依靠的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济体系，它是由富人巧妙地为自己设计的。

在许多法国人看来，卡蒂埃主义^①并未消亡。根据这种理论，第三世界人民的贫困只应由其领导人负责。对于这些少数特权人士，我们当然要再次批评。可是，请读者永远不要忘记，我们发达国家是地球上人数最多的滥用权力的特权分子，因此对世界上的饥饿问题负有首要责任：我们就是这样一些伪善的人。

感谢雅克·布尼库特的可贵合作。

勒内·杜蒙

① 因法国新闻记者雷蒙·卡蒂埃(Raymond Cartier)而得名，他否认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意义，要求减少这种援助。——译者

序言 二

我所了解的非洲二、三事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听说非洲是个覆盖着森林、一望无际的大陆，那里住着一些野蛮人，需要我们用福音去感化他们。如今森林已消失殆尽，“野蛮人”业已独立，虽然他们当中仍有些人继续作弥撒。

非洲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某些人虽生活在二十世纪，却喜欢仓促、省事地概括一切事物，他们认为，非洲是一个没有什么差异的、单调的“国家”。

从地图上看，非洲是位于欧洲脚下的一个无边无际的庞然大物，它是各种矿藏、花生、香蕉和其它所谓外来作物的取之不尽的宝库，但是，我们的“教化”使命在这里失败了。

在世界一些地方生活着这样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开化”，我们竭力将他们忘却。我们将他们排斥到第三世界这个缥缈的空间之中。只有当他们开始笨拙地模仿我们的时候，这些人才算是真正存在。我们的欧洲中心论只不过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即使今天我们还敢要要家长作风，可是仍然心怀叵测。

欧洲的知识分子喜欢把非洲想象成为一片辽阔的处女地。在那里，他们可以从容地——他们也并非没有空暇，规划在本国无法实现的革命理想，规划新的社会。对于非洲，他们只了解那些“黑色皮肤、白人打扮”的同行，因为他们

的言语同样空洞无物。他们高谈阔论，大讲马克思主义，并且还向那些手执锄头、辛勤劳动的“无知的”农民文盲侈谈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非洲国家独立时，他们曾抱有很大希望，其中某些人至今仍念念不忘。抽象的左派归根结底和讲求实际的右派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对非洲所知不多，为赎殖民主义之前愆，他们盲目地为一切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策辩解，轻易地原谅种种犹豫不决的态度。这是一种略嫌简单的、自欺欺人的浪漫主义。

在各通讯社的新闻电讯中也有一个非洲。这些电讯利用电传毫无特色的可靠性向我们介绍政治、国际关系。这个非洲只不过是由一系列的意外事件组成的，如比夫拉战争、进攻沙巴、钻石事件或屠杀儿童。电传新闻还不时简要地向我们报道一次政变，一场饥荒。当一个独裁者垮台时，我们即虚伪地披露此人的丑闻，并未想到我们的沉默或是我们的纵容才使他支撑了这么久。而且，我们怎么可能不支持呢？这些小丑的阴森可怖的玩笑曾使我们残存的种族主义情绪得到安慰，他们从耸人听闻的报导中消声匿迹，还真有点令人失望呢。“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但是实际上，只是当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非洲才真正有人关心。鉴于法国的存在，古巴的干涉，“我们（应理解为法国或美国）必须留在那里，否则这些苏联人将如何如何”。还有这些比勒陀利亚的野蛮人，我们向他们出售过武器，他们经常入侵邻国。可是所有这些事情离我们太遥远了。目前，我们关心的是阿富汗。

在许多人种学者的心目中，有一个更平静的非洲。这些学者是传统原始社会的观察家（和保护者），是那种观察现状，使我们对民间传统的爱好得到满足的人。在这些头脑受